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六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馮萬程

黄氏日抄卷五

宋 黄震 撰

讀尚書

經解惟書最多至蔡九峯參合諸儒要說嘗經朱文公訂正其釋文義既視漢唐為精其發指趣又視諸家為的書經至是而大明如揭日月矣今惟略記一二

堯典

欽明

按堯典始終皆主欽字

東作

訛云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然以南訛西成朔易類之疑平秩主人事而言東作主時至氣應物類興起而言作如土膏墳起之類

朞三百六旬有六日

三百六十日一歲之常數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天行速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視三百六十日多五日有奇名氣盈月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行一月始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有奇視三百六十日虧四日有奇名朔虚合氣盈朔虚而生閏蔡觧極精

舜典

人心惟危一章

此章即堯嘗授舜之辭舜申之以授禹而加詳焉耳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蓋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授舜曰四海困窮天禄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禄永終之上又所以防警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帝堯永終數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永終之戒反說

也正反相因章旨該貫蓋舜以始初所得於堯之訓戒併平日所嘗用力於堯之訓戒而自得之者盡以授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為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捨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峯之作書傳嘗述朱文公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併傳之可謂深得此章

之本旨者九峯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為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為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為據依矣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執

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乎理而皆無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源於莊列滑稽戲劇肆無忌憚之語懼理之形彼醜謬而凡聖賢經傳之言理者皆害己之具也故以理為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此蓋不欲言理為此遁辭付之不可究詰云耳聖賢之學由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歴千載越宇宙有不期而同何傳之云縱以舜之授禹有人心道心之説可曰傳

心若堯之授舜止云執中未嘗言及於心也又安得以傳心言哉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僭書其所見如此

皐陶謨

無教逸欲有邦

漢王嘉奏封事引書云無敖逸欲有國劉元城疑敖字轉寫作教字

禹貢

海濵廣斥

古説以斥為斥鹵蔡觧引許慎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而云斥鹵鹹地愚按管子斥者薪芻所生之地鹵乃鹹地於斥不相干今嘉興府瀕海人呼産蘆之地為斥塹

三江既入

三江之説極衆程尚書盡闢其説主蘇氏指豫章江為南江以足經文中江北江之數愚按豫章江於經

未嘗稱江審如其說則三江皆在上流於揚州何預馬蔡氏闢其說而主庾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幷松江為三江其地名曰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蔡之說的矣愚按越絕書云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為越伐吳之路五湖既共今之太湖則三江豈外於今之松江又秦語云越王擒之於三江之浦越語載子胥曰三江環之民無所

移及越欲釋吳范蠡諫曰與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則三江與五湖相連又可知矣然愚嘗泛舟松江至海口不見吳都賦註之婁江東江也吳志載青龍江白蜆江今皆塞姑録之以翼蔡氏之說

涇屬渭汭

古註謂水內為汭諸儒皆從之蔡解獨以涇渭汭三者皆水名而汭入於涇愚按若如古說涇入於渭水之内而漆沮既從灃水攸同皆主渭言之文意俱協

若以汭為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涇既入渭

汭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灃水之同孰從孰同耶兼

經云涇屬于渭而乃云汭入于涇文恐相反又下文

會于渭汭若二水則不以會言矣恐渭汭合依古説

也職方氏其川涇汭易氏觧云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内此川名

東為北江

蔡云北江未詳愚恐漢江自北而入大江故云耳非

他有北江也

朔南曁聲教

古註以聲教斷句諸家皆從之余友蔣崇甫云昔徐履赴試道渴求水村舍有老士人教四五童蒙以朔南曁爲句徐言其誤老士人者怒曰獨朔南曁聲教而東西無預耶東西皆有所止之地故以海與流沙言朔南地廣故以曁言而下文總以聲教訖于四海耳使如衆説當云聲教曁朔南何云曁聲教耶徐用其説魁南省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

林氏謂羿廢太康而立仲康而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徂征掌六師以振其兵權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簒夏豈待相而後敢耶愚按史記載太康失國太康崩弟仲康立若果廢太康而立其弟豈待太康之崩耶近世燭湖孫季和主薛常州士龍之説謂常州考以地理羿拒太康據其都太康不知所終仲

康乃之洛地自立今拱州太康縣是也仲康既在五弟之數徯于洛汭不在舊邦不為羿所立明矣是太康失邦自在河北仲康別立自在河南仲康没而相繼之羿使其子澆侵相於河南相遷于帝邱後竟滅之相后方身逃歸有仍生少康夏乃中興此說與經文距于河五弟御其母以從之説合林説雖免羿假王命攻異己之嫌又不若薛説之為辯

臣扈

蔣縈甫謂其伯父尚書嘗閑前輩言扈者啓同姓之
國見堯舜皆與賢而啓乃繼禹扈不服大戰于甘自
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扈來臣於
商故作臣扈之書成湯放桀于南巢巢國不義之終
商六百年不來朝至武王伐商而後巢伯來朝於周
故作旅巢命之書是說也嘗於經筵奏先皇帝理宗
云

仲虺之誥

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湯不得已而伐夏自以為慙此心如青天白日玆慙德也乃所為實德歟

纘禹舊服

古註云繼禹之功統其故服蓋指弼成五服之服以繼有天下言也蔡解以為繼禹舊所服行恐亦寄搭義理耳本文未必其然合從古註

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實繁有徒

吳氏以用爽厥師簡賢附勢意不貫疑有脫誤愚按上言天命湯伐夏下言與夏桀同惡者不樂之也若止據兩句似乎不貫若合上下文未嘗不貫何脫誤之有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

愚按湯誓言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是湯之衆安於湯之德謂桀之暴無如我何也此云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是桀之衆皆疾湯而湯之衆皆震恐也二

義正相反蓋湯誓者誓衆之辭當時必衆言猶有未同者故湯諭之如此仲虺乃寛釋湯慙徳之辭謂夏商已勢不相容伐之非湯得已也義各有在不當以文害辭

盤庚

汝何生在上

古註以上為人上蓋指在位言也諸家從之蔡解以上為天愚恐生在天三字為文意未安若主民庶言

之以上為指耿邑猶可耳若曰汝今不遷邑且圮矣

何能生育於其上耶

說命下

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

亳暨厥終罔顯

古註謂高宗自言既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其

父使居民間知民事故也蘇氏始謂甘盤遯于荒野

而諸家多從之蔡氏謂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

小人國語亦言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與此皆合若以台小子語脉推之蘇氏之說非是此論精矣世猶有不喜其說者以暨厥終罔顯非所以言高宗也愚按蔡云高宗歴叙廢學之因而嘆其學終於無所顯明其說亦本古註初非蔡氏自為之說且自言學罔顯而下文求傅說爾惟訓于朕志文義極順無可疑者若以為甘盤遯去而罔顯則上文既言宅于河又言自河徂亳踪跡歴歴甚明豈得言罔顯耶且蘇氏

雖以遯野為甘盤而小蘇氏作古史亦以遯野為高宗也

高宗肜日

天既孚命正厥德

高宗肜祭而有雊雉之異祖己遂訓以天之於民降年永不永惟其義如何天既信其命令賞罰無差而民猶以為無如我何此民之愚也王之事天正此而已豐祀何益此肜日一篇之大旨而古註得之矣蔡

氏疑高宗之祀如漢武五時祀祈年請命之事謂孚命者天以妖孽而譴告之謂言民者不敢指斥高宗而托民為言恐皆意之耳此書明言典祀無豐于昵蔡氏亦明言昵為禰廟豈有若漢武五時祀之類哉近世忽漢唐古註而欲自生義理故或思索之過如此

微子

我舊云刻子

王充論衡作我舊云孩子謂識紂惡於孩子之時

泰誓

觀政于商

古註與諸家皆謂觀商政之善惡或以為觀兵者非矣蔡氏以商書萬夫之長可以觀政為據謂以諸侯之向背觀商政之得失恐亦不若古註為徑

商罪貫盈

貫者串物之名即今錢貫之貫貫盈者積而至盈也

古註謂惡貫已滿是矣蔡觧以貫為通恐貫通與貫滿各是一義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古注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蔡觧云過者責也百姓責我不正商罪此説雖於伐商為順而在字無歸着以語脉當從古注大意不過自任以天下於伐商意亦不背

王乃大廵六師

蔡氏云天子六師是時武王未備六軍於牧誓叙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辭也愚按牧誓所叙三卿乃指友邦冢君之三卿安得以為證若武王止三軍史臣安得增飾為六師而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詩人又何所指而言耶竊意歷數有歸天人胥應武王既可於伐紂何獨不可於六師然世遠莫可考且依經文讀之

洪範

王省惟歲止月之從星一章

或云此四五紀之文錯簡在八庶徵之後蓋九疇皆有演辭而四五紀獨無之王省惟歲以下正叙四五紀之説而於庶徵無關移此置彼文義方順

二曰富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其貴所謂禄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為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禄之失游氏禮記解云

五曰惡六曰弱

古註謂惡醜陋謂弱尫劣蔡以惡為剛之過弱為柔之過恐合從古註

金縢

我之弗辟

古註辟法也蔡氏本鄭康成音辟為避謂管叔流言周公避居東都及成王迎公西歸管蔡懼而反成王始命公出東征所以明周公之心善矣但世遠恐難

質言爾書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未見有歸後再出東征之次第若居東止是避流言則罪人斯得亦不當即繼於居東二年之下鄭氏於七月詩序周公遭變亦注云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正義云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愚按管蔡流言之時未有東都也不知鄭氏何據而有此説若依古注以辟為法辟之辟則蔡仲之命云乃致辟管叔于商正與此辟字同

康誥

周公初基止乃洪大誥治

諸家皆以為成王命康叔以篇首有周公之語也然成王而謂叔為小子封謂乃祖文王為文考且稱其父為寡兄皆不通今蔡氏以篇首為洛誥錯簡王若曰以下為武王命叔文意方合非巨識不及此又謂梓材非命康叔之書蓋錯簡亦良是蓋惟篇首王曰封數語為命康叔今王惟曰至子子孫孫永保民皆

臣告君之辭甚明

酒誥

爾大克羞耇惟君

古說養老君之事蔡云惟君未詳且合從古說

召誥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古註云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處所也猶所

其無逆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無往而不居敬矣古

説作一句讀所作虗字説祭説作兩句讀所作實字

説然古註不費力

洛誥

朕復子明辟

古説成王幼周公代為君辟至是復還於王蔡氏以

康誥篇首周公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一章為洛誥之

篇首而以此章為公遣使告於成王復乃復命之復

明辟乃稱成王之辭成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待

於復王莽居攝潛移漢鼎皆儒者誤言復辟有以啓之愚謂此說不獨考正文義其有功於天下後世名義大矣

命公後

舊說以洛誥命公後之語為公欲明農而成王為公立後於魯以留公蔡氏謂成王回鎬京而留周公於洛若封魯則已久方周公東征之初已有魯見費誓矣舊說多士本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頑民蔡氏謂

其遷已久此乃周公治洛而告諭之辭愚按成周即

今洛陽是為洛邑之下都保釐大臣如君陳畢公皆

居之畢命之書曰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又曰周

公克愼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則周公

治洛無疑凡皆合從蔡說蓋朱文公師友之考訂者

精矣

無逸

君子所其無逸

近世諸儒皆以所為處所謂君子以無逸為所說理雖精愚恐讀得太重於本文似立說生意蓋無逸之書最為明白終篇無一語埋意用字如後世苦於作文者之為此語若曰君子所能無逸者以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故雖身居安逸而此心終不敢自逸耳所字疑只是虛字平平說過如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滛于觀及時人丕則有愆先儒多以則字訓法則之則疑亦皆虛字平心讀之自見其無

他也又書中誕字肆字惟字多是古語助辭今誕必訓大惟必訓思多有不通而自為之說以形容之惟肆字訓故字處多協

惠鮮鰥寡

古註云加惠鮮於鰥寡之人是鮮訓少鮮為鮮民之鮮合作上聲是鮮與鰥寡三字相連恐於文未順諸家泛言惠及鰥寡皆置鮮字於不説惟蔡氏云惠鮮者鰥寡之人垂首而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

是鮮為鮮活之鮮合作平聲是鮮與惠二字相連於

文方順然蔡說微近於巧愚按詩云鮮我方將鮮亦

上聲訓善今仍以惠鮮二字相連不必改為鮮活之

鮮文義自協

君奭

故殷禮陟配天

古說升配天蔡說以陟為升遐恐未安升遐主人而

言升配主禮而言

則商賚百姓

古以商賚百姓為句云使商家百姓豐賚蔡氏以商賚絶句云國有人則賚而以百姓屬之下文王人罔不秉德通為一句遂指百官為著姓王人為微臣愚按王人本言王者正人求多聞是也謂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者後世之説書中無此謂百姓為百官者亦後世注堯典之説晦菴已指平章百姓為畿内之民而蔡氏用之矣

顧命

顧命

諸説顧回首也回顧而發命愚恐若言回顧即為回首而顧凡單言顧者正是目在之耳若顧諟明命顧畏民嵒之顧亦豈回首者哉成王憑玉几命羣臣羣臣在其前成王無回顧之事

畢命

旌别淑慝

殷人心不服周周公征伐定之又分治成周以慰安之繼以君陳更三十六年而畢公繼之尚以旌別淑慝為政是殷民猶未盡服必俟生長於殷世者老死至盡而後人心定耳東坡於多方之解謂殷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其論極正我朝兵不血刃以無心得天下而一切以恩撫之嗚呼聖哉藝祖待八國降王以禮而武王親斬紂使藝祖為周意殷民未必若是之久擾也

君牙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一章

古說多謂民情難得使人主思其艱而圖其易務恤民情耳蔡氏以怨寒暑為小民自傷其生以圖其易為衣食之恐局於一端而為君之大德亦非以衣食與人也在學者詳之疑合從古說為平易

秦誓

番番良士一章

蔡氏云良士謂蹇叔勇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先儒
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
愚按於良士云我尚有於勇夫云我尚不欲於諞言
云我皇多有蔡釋云我皇暇多有之哉以上文二尚
字觀之語脉專歸重於諞言則蔡氏之説精矣蓋穆
公殽之師實杞子啓之也然殽之始禍雖在杞子而
成之者實在孟明孟明違父誤君再敗秦師焚舟之
役亦終無寸功自此秦晉連兵數十年不止殽師之

一役其罪又重於杞子亦不當以三帥並言蔡氏特以釋誓文之意論者不可以是薄孟明之罪

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

蔡氏云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愚意若以上文若已有之之例似不過謂好人之彥聖如出於我耳宜從古說為平

黄氏日抄卷五

黄氏日抄卷六

宋 黄震 撰

讀易

易聖人之書也所以明斯道之變易無往不在也王弼間以老莊虚無之説參之誤矣我朝理學大明伊川程先生始作易傳以明聖人之道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

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故其為傳專主於辭發理精明如揭日月矣時則有若康節邵先生才奇學博探賾造化又別求易於辭之外謂今之易後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占事物無不可以前知自是二說並興言理學者宗伊川言數學者宗康節同名為易而莫能相一至晦庵朱先生作易本義作易啓蒙乃兼二說窮極古始謂易本為卜筮而

作謂康節先天圖得作易之原謂伊川言理甚備於象數猶有闕學之未至於此者遂亦翕然向往之揣摩圖象日演日高以先天為先以後天為次而易經之上晚添祖父矣愚按易誠為卜筮而作也考之經傳無有不合者也爻者誠為卦之占吉凶悔吝者誠為占之辭考之本文亦無有不合者也且其義精辭覈多足以發伊川之所未及易至晦庵信乎其復舊而明且備也然吉者必其合乎

理凶悔吝者必其違乎理因理為訓使各知所趍避自文王孔子已然不特伊川也伊川奮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卜者今無其法以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尚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於四者之中專主於辭以明理亦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若康節所謂先天之説則易之書本無有也雖據其援易為證者凡二章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畫於是畫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說與文王演易重為六十四卦之說而以六十四卦皆為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耶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風雷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天之卦位也於是盡變易中離南坎北之說與凡

震東方卦兊西方卦之說而以乾南坤北為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說以離為東以坎為西以兊巽為東南西南以震艮為東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為火北方寒為水亦未見離與坎之果屬東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也易之此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耶且易之此二章果誰為之也謂出於孔子孔子無先天之說也謂出於伏羲伏羲未有易之書

也何從而知此二章為先天者耶圖方畫於康節何以明其為伏羲者耶然聞先天為演數設也夫易於理與數固無所不包伊川康節皆本朝大儒晦庵集諸儒之大成其同其異豈後學所能知顧伊川與康節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言伊川獨不與言易之數康節每欲以數學傳伊川而伊川終不欲康節既歿數學無傳今所存之空圖殆不能調絃者之琴譜晦庵雖為之訓

釋他日晦庵答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説伏羲八卦近於附會穿鑿之疑則學者亦當兩酌其説而審所當務矣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犂然即與妙合康節言數而數者康節之所獨今得其圖若何而可推驗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者儻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此宜審所當務者也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節之言數得之李挺之

穆伯長陳希夷此宜審所當務者也窮理而精則可修已治人有補當世言數而精不過尋流逐末流為技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故學必如康節而後可創言先天之易學必如晦庵而後可兼釋先天之圖易雖古以卜筮而未嘗聞以推步漢世納甲飛伏卦氣凡推步之術無一不倚易為說而易皆實無之康節大儒以易言數雖超出漢人之上然學者亦未易躐等若以易言理則日用常行無

性非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

乾卦

六畫即正經彖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文言繫辭孔子

作皆所以解此六畫餘倣此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伊川云用九者處陽剛之道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

无為首則吉也晦庵本歐公說以用九為陽爻之占

法云六陽已盛如羣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

吉是欲剛而能柔也諸家或異或同皆自用九以下取義愚按伊川之説蓋本經文用九天德不可為首為言晦庵之説蓋主卜筮為言然六爻可以言占若用九於六爻之外以總明六爻之九則不屬爻位不係占卜恐無羣龍无首之象亦未必有所謂吉之占也臨川鄒氏以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總為上九之爻辭屬於亢龍有悔之下云上九之亢雖有悔矣而猶有善用之道焉自初至五潛見飛躍謂之羣龍皆以

无首而吉至上九則為首矣能見羣龍之无首而亦
不敢為首焉則悔可亡而反吉也愚按古註云九天
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見羣龍之義夫以剛健居人之
首物所不與也故乾吉在无首鄒氏盖本古註此說
於程傳所主經文不可為首之義既合於晦庵卜筮
取象之義亦合

重剛

九三重剛以陽爻居陽位也九四亦曰重剛晦庵疑

重字為衍鄒氏云九四非以陽居陽而在三五重剛之閒故亦曰重剛愚按恐乾之内外卦皆陽剛而三居内卦之極四居外卦之始實處兩陽剛交際之地故皆為重剛而皆不中歟

坤卦

直方大

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為説晦庵止云其徳内直外方而又盛大其説徑淨節齋蔡氏直者發於内而無

私曲之謂方者止於外而有定則之謂内直外方其德乃大於釋字尤切實亦釋晦庵者也

黄裳元吉

六五於坤為最吉之爻伊川言外生意乃謂婦人居尊位之戒女媧則天是也晦庵非之云黄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其象如此其占為大吉於經文為順矣鄒氏云天玄地黄衣上裳下君臣之辨也臣當守中處下六五居人臣極位故必黄裳而後元吉此

亦體伊川言外之意而不外經文

必有餘慶

慶當作平聲與下文殃字協韻上文乃終有慶亦與應地無疆平聲相協睽卦志行也往有慶也亦協韻益卦其道大光中正有慶亦協韻他如井困豐兊凡易中慶字無不與平聲協韻者又如詩云孝孫有慶萬壽無疆我田既臧農夫之慶黍稷稻粱農夫之慶維其有章是以有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則篤其慶

載錫之光皆以平聲協韻詩與易皆以韻為句也韓

昌黎銘劉昌裔之墓云維德不爽後人之慶爽音霜

慶音羌亦平聲協今江西人皆呼慶字作羌音今慶

與爽二字禮部韻平聲十陽皆有之

屯卦

利建侯

程謂屯難之世當建侯以自輔蔡本朱說謂建已為

侯蓋主初九以貴下賤之得民初九為卦之主而建

侯者又初九之爻辭也然屯難之世自立爲君似難形於言朱之易本義惟曰立君而已語録方有立已之說而蔡說宗之鄒氏謂初九能得民建以爲侯分民而治庶幾人得其主而有所統一則屯難亨矣龜山亦曰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愚按此說於朱說立君者可相通而無自立之嫌姑録之以俟知者

求而往

諸說皆謂四以陰輔五之君位才不足濟屯故下求

正應初九之陽與之俱往以輔五節齋蔡氏云待初之求而後往似又簡淨可於正應上無添說

蒙卦

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程謂去昏蒙之桎梏固似未安龜山以說桎梏連下文云脫桎梏而縱之往則吝矣是欲因之終身乎蔡節齋云刑人治之也說桎梏以而止也覺明切

需卦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上六入于穴

龜山曰血陰傷也出自穴不安其所也上六處一卦之外遠於陽故入于穴穴陰所安也鄒氏曰穴以況陰之所居六四不足以過三陽之進雖見傷而未甚故出自穴以避之三陽既克六四以進九五與三陽同類無所復事矣故上六因得以自安是謂入于穴三陽來則敬之終吉愚按二說相備視諸家似穩鄒之說實本古註其說尤明故摭而録之

師卦

師或輿尸

諸家皆謂師不可以衆主晦庵獨本古註以為兵敗輿尸而歸未知孰是然蔡節齋本出朱說凡晦庵與伊川不同者多從朱獨此依伊川必嘗審思者也按六三師或輿尸猶可言兵敗若六五弟子輿尸言兵敗於文義未協合詳之

丈人

程云尊嚴之稱朱云長老之稱揚云丈者𠀤(叅)𠉀尺引之積愚按王充論衡云人形以一丈為正故名男子為丈夫尊翁嫗為丈人此説亦可輔諸説若淮南子謂老者杖於人為丈人恐未然

比卦

後夫

程謂來比而後雖夫亦凶朱謂不必如程説但指居後者愚按彖文曰後夫凶其道窮也此只是本文之

解恐朱說為平易古註與蔡節齋云後夫指上六按六陰也陽為夫恐非指六

小畜卦

西郊

程以西為陰方雲自西而東不能成雨朱以西郊為文王自指岐周蔡節齋朱學也亦以西為陰方而近世徐古為作易傳附說明言岐周之說為非學者恐且合從程說然在學者更詳之

牽復

程以九二與九五為牽朱以九二與初九為牽按下卦乾陽為上卦巽柔所畜而陽有復之義若以初九復自道與九三輿說輻觀之則當從朱說葢初復之最善者也二牽挽於初而得復者也三不中而邇陰不能復者也似皆主三陽之進而言之

履卦

履虎尾

蔡云兊有虎象三為兊終故曰虎尾徐云虎屬金之一陰故有虎象不咥人亨主九四言之此說視諸家為詳然晦庵云以陰躡陽所以曰履虎尾是虎又指外卦之乾陽而下卦之兊履之也若據六三九四皆言履虎尾則合從晦庵葢六三若自為虎之尾不應

虎自履其尾也

其旋元吉

旋字上連視履恐是旋踵之旋

泰卦

拔茅茹以其彚

彚字絶句與茹協韻而以征吉為占辭晦庵本郭璞

易林之説辭義甚明

勿恤其孚

程朱皆以孚為所期之信龜山主人臣食禄而言以

勿恤其孚為不阿意以取信於上惟徐云勿憂而孚

矣以下爻不戒以孚例之又覺簡易

用馮河

蔡云勇者亦用也與程說不同

大有卦

初九无交害

程朱皆謂處卑而未涉乎害楊龜山出於程蔡節齋出於朱乃皆謂因无交而有害愚按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此即是釋上文初不見有害之意合從程

朱元說

謙卦

地中有山

鄭氏云此亦實象如深谷為陵是地中有山而深者可以獲益故為謙之象亦有理然天在山中豈必實有其事此特就卦取象耳

豫卦

盱豫悔遲有悔

程曰盱上視也三不中正上視四不為所取故有悔

然四為豫之主遲而不前亦有悔此說諸家從之朱以盱豫為句悔遲有悔為句蔡節齋從之未知孰是然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則盱豫悔宜為句程之說經之文也又徐云六三不中正故有悔又解之曰以其遲而有悔盱豫者介于石之反遲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反此說從六二文起義說來而合兩悔為一亦有理但不曾及盱之義併録之以俟知者

由豫大有得

程曰九四為豫之主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朱以占為大有得未知孰是然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則大有得為得行其志

隨卦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晦庵云王肅本作天下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今當從之盖以隨時為誤也然象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自有隨時之義晦庵解此語亦曰隨時休息

澤中有雷

晦庵云震下兑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不知舊人曾如此看否愚按龜山曰雷在澤中其動息矣故君子以是嚮晦入宴息亦此意也臨川鄒氏曰澤中有雷此収聲於兑之時也

覺尤切

臨卦

九二象曰咸臨吉無不利未順命也

程云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朱云未詳蔡云二以剛中得時行道有從道不從君之事鄒云九二之應六五非專以順命為感其間容有未順者而無害其為咸也未者特未定之辭

觀卦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程謂居上者當莊嚴如始盥求神之初不可使誠意

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孚誠顒然瞻仰朱謂聖人出治天下自化如盥滌而不待薦亨有孚巳自顒若視程之説精矣蔡節齋因其説併主在下之人言之謂天下潔手起敬正如承祭之時但不薦耳恐下之人非無因而孚耳彖曰下觀而化愚意此其所以孚者也又按古註本論語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意故以此盥作灌説然盥與灌字義各不同又既灌而往吾不欲觀者夫子特主魯之失禮而言所謂有為而

言之者也若薦者亦豈皆誠意盡散而可盡少之耶恐程因古注而不暇改耳

噬嗑卦

雷電噬嗑

程朱諸家皆言於卦合云電雷今云雷電者字相類而誤惟鄒氏謂彖亦云雷電合而章不必以是疑經文愚按此卦雖離上震下然陽氣將震發乃閃然成火故雷與電止一氣而雷為主電者雷之精光如爆

竹火一出而聲即透亦主在聲雷電非其他判然二象之比彖言雷電合而章語意絶好經文未必誤也

滅趾

傳云滅傷也愚恐止是滅没如過涉滅頂之滅加校於趾滅没其趾而不見與滅鼻滅耳同與傷字盖異義也

九四得金矢六五得黄金

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而言也黄中色金

剛物以六五居中處剛而言也諸家皆從其説惟晦庵主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之説以經説經固尤有據但恐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真若先要取其金而後與之聽訟雖昏亂之世不為況成周之治哉或者劉歆輩欲假此為惟貨張本已而即激天下之亂不及施行也耶金矢黄金皆象也非真也合且從程説

賁卦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古說以為聘賢固於卦外立說程傳以丘園為上九以束帛戔戔為受其裁制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晦庵謂務農尚儉按龜山已徵有此意鄭氏則與晦庵暗合宜詳其說

剥卦

山附於地剥

程傳云山高起於地而反附着於地圮剥之象也諸

家似疑山附地有安之象與剥義正相反故各又自為之說朱云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摇此說可釋厚下安宅恐亦未及剥之名義愚意山特出而遠於地者山之常也此不以附言也而曰附於地此山之變也如梁山崩之類是也故經言山附於地剥而伊川釋為圮剥之象也君子以厚下安宅者觀圮剥之象而厚其基本使不至於剥也剥之名卦未嘗與山附於地相反君子以厚下安宅亦

未嘗與剥之名義相反

復卦

出入无疾

程傳云復生於内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微陽生長無害之者也蔡節齋曰出由剥上出而為坤也入由坤下入而為復也鄒氏曰出入云者昔之出而今入也其說可以相備但蔡與鄒皆以无疾為不求速與程相反耳无疾合依程說若以无疾為不求速則下文

朋來无咎豈以无怨咎之者耶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蔡云商旅至賤也后至貴也上自后下至商旅皆以安静為事愚按此説諸家未之及也盖若不如此兩下總提則先王與后分為兩主人矣

无妄卦

物與无妄

程云雷行於天下發生萬物其所賦與各正性命無

有差妄物與无妄也朱云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與之无妄也二説皆以與為賦與之與近世有作物與之以无妄者恐非蓋天下雷行物與无妄主造化而言對時育物主先王而言不當以中間物與自生物而言也此句差難曉故録之

不耕穫不菑畬

程謂不耕而穫不菑而畬為不首造其事以首造為妄朱云不耕不穫不菑不畬無所為於首無所覬於

後未嘗起私意以作為以文脉言之合從朱説若如程説各句須添而字方通也

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程言有得則有失朱云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視程説為明矣鄒云或者繫牛於此自以為固矣繫脱而不知牛之所之以出意外牛為行人所得而乃責得於邑人豈邑人之罪哉此為无妄之災也覺於經文尤切

大畜卦

天在山中

程止言所畜之大朱云止以象言不必實有其事合從其説他説有謂芥子納須彌者此異端誕語有謂草木皆天者又是生説皆不必惑若居四山之中而仰視天亦可言天在山中然象意不指此也

曰閑輿衛

曰陸音越諸家從之鄭作日程與朱從之合作日月之日讀

何天之衢亨

程以何字為誤加諸家遂生别説朱云何其通達之甚也此説極明白只依經文讀之

坎卦

樽酒簋貳

程傳曰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朱本義乃用晁以道之説以樽酒簋為句貳用缶為句其説曰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

又曰其實無貳簋之實陸德明自註斷愚按貳用缶恐亦不成文理徐云權輿以四簋為盛損以二簋為約鄭云樽酒者一樽之酒簋貳者以簋食副之其說尤精天下義理無窮未必陸氏可以註斷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此本經正文初未嘗以樽酒簋斷句也合且依此經文以樽酒簋貳為句

離卦

離麗也

古説皆以麗為附愚恐亦兼文明之意如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皆有華麗氣象不特言附着而已

明兩作離

程與諸家皆以明兩為讀晦庵用水洊至句法以明兩作為讀愚按明兩作之句出釋文兼解卦亦云雷雨作句法相似尤為切證合從晦庵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程以離為麗云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

蔡云柔居尊位故為離之王公然則不必改離為麗

文理自通

獲匪其醜

古註云除其非類此語盡之程云所執者非其醜類

則無殘暴是欲增說義理也然欲言無暴當曰非執

其類可也今曰所執者非其醜類則語意未明反若

禍及無辜豈得云無殘暴耶蔡云獲非其類者而已

此語視古註尤明

咸卦

咸其脢

古註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為無志其志淺末故無悔而已按此說自咸其拇次第而上說已明白近世程朱諸家皆云脢背肉也與心相背然朱與諸家以為與心相背為無思無為之地無係累故無悔而程又以為背其私心私心二字似

又添一層說於經文非順竊意當以諸家與古註相

叅而義備

遯卦

莫之勝說

說王肅如字徐吐活反程從王音云不可勝言於勢

順易朱與諸家從徐音作脫字說恐不若從程也

大壯卦

六五喪羊于易

程曰羊象羣陽並進六五以和易待之使無所用其剛是喪之于易也朱曰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亦無所悔易者忽然不覺其亡也蔡曰羊自謂也易者寬閑無拒之謂為剛所决故曰喪羊愚按程說以六五能喪羣陽並進之壯朱蔡以六五為羣陽並進而自喪其壯二說未知孰是然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言位不當則居羣陽並進之衝為其所决者似矣若能以柔勝剛宜曰位當豈得言位不當

耶兼旅卦喪牛于易與此義例一同程觧亦云以忽
易自失其順未嘗以為喪失他人之順

晉卦

維用伐邑

程傳凡伐邑皆釋為自治晦庵謂伐邑如墮費墮郈
之類易中言伐邑皆是用之於小愚按世無稱兵自
伐其邑之理釋為自治恐未安古者諸侯各自為國
其大夫則有采邑采邑容有不順者則伐之故為伐

邑鄰國相侵則為伐國古有此事故有此語合從朱

說

明夷卦

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

言

初九居陽之始飛者去之也垂其翼行不敢顯也三

日不食不暇食也此古注大意如此與象曰義不食

也意相合近世以垂翼不食皆為傷困之極恐初九

未至此亦與義不食之意殊矣大率爻象正是孔子
解經之語不當背之今以經文之象曰為正
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程謂言姦邪得君之深朱云未詳疑六四居暗地尚
淺猶可以得意而去愚按朱説於象曰獲心意也一
語意義相協當從之但程説窮極小人之情狀自足
為世戒不可不熟玩爾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愚意明夷之極是日入于地故曰不明則晦矣日之初登于天後乃入于地日大明也一失其中則尚如此人宜何如其自畏矣

睽卦

其人天且劓

六三居二陽之間而上應上九故古注與晦庵諸家皆以見輿曳為二牽於後以其牛掣為四阻於前以其人天且劓為上九猜狠而重加之刑惟程傳併天

且劓歸之九四而不及上之正應按晦庵依古註恐合從其說

解卦

解利西南

古注西南衆也程朱皆以西南為坤體廣大安靜然象之釋此句元云往得衆也程朱之說乃是所以得衆之道合兼詳之

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古注云無難可解則來復有難而往則以夙為吉蓋
兩開其端也程傳乃云其始未暇有為既安定則為
可久之治晦庵非之蓋或為或不為惟其當而已合
從古注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古注云以君子之道解難小人猶知服而無怨程朱
皆以君子之解信驗於小人然按象曰君子有解小
人退也則古註為平順蓋易之有象曰是即所以解

易者也

損卦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

古註云事已則往不敢宴安乃獲无咎程傳云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朱本義云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按三說雖不同而皆主於初九自損以上應六四為說諸家乃以已事為止其事恐未安合詳之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自古註以至本義皆云獲益而得十朋之龜若本義則又明以或益之十朋之龜為句蓋謂兩龜為朋也惟程傳以朋為助以十為衆云衆助之公雖龜卜不能違是或益之為句十朋之為句龜弗克違又自為句未知孰是然若如本義分句則弗克違一句主何而言似欠歸着若如程傳分句則龜弗克違即書云龜從之意主龜而言庶有歸着在學者詳之要之程

以理言朱以象言也

得臣无家

諸家皆謂得臣无間遠近惟蔡氏鄒氏謂得臣之國爾忘家者姑録之

益卦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

古註以陰居陽而求益物所不與救凶則免愚按文義巳順特語未瑩耳程傳云三當禀承於上安得自

擅為益唯於患難可以應卒遂以守令救荒凶為言晦庵非之謂六三不當得益有益之以凶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蔡氏宗之然恐警戒未可據言凶事耳龜山謂用凶事者亡所以保其存凶所以有其吉故曰固有之也亦是一說要之古註為易見

莫益之偏辭也

程云非有偏巳之辭也恐上添非有字未知如何朱曰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也上添求益亦未

知其如何意若戒之曰莫益之凡求益者皆偏辭耳

夬卦

告自邑

程朱皆以為先自治理固然矣然恐自乃自從之自非自己之自如云告戒自其居邑始欲人人知謹也

居德則忌

此句頗難曉程傳云居德謂安處其德也則者約也忌者禁也約立防禁而無潰散是以則字為法則之

則然未能使人曉然也朱云未詳龜山云以德厚自居則忌之所集鄒氏曰澤上於天勢必將決於下流君子觀此象以之施禄則可以之居德則不可愚按此二說近之故録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程朱皆以惕號為句愚按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則分句合依諸家有戎勿恤為句正在本經非諸家自為之說也

獨行遇雨若濡有慍

遇雨九三獨應上六也然若將為雨所濡而有慍色則九三雖與上六應實與諸陽並進而羞與陰比所以無咎則雖應亦不與之應矣

姤卦

初六繫于金柅

古註以金柅指九四謂初六遽遇之始以一柔而承五剛散而無主自縱者也臣妾之道不可以不貞故

必繫于九四之正應乃得貞吉金者至堅之物柅者制動之主也廣雅柅止也説文作檷絡絲趺也按此説以一陰遇五陽而欲其専於九四正應之陽其義甚明金柅雖古今異俗不知其何物而指為堅物以此繫於彼意亦曉然矣程傳不以九四正應取義但欲戒陰之進謂柅為止車之物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又是一義然恐又繫之之語與經文繫于之意不同耳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程傳以為求賢而天降之賢於爻象未見其的然者

朱本義以杞為五之陽而包下初生之瓜以防其潰

含章以俟可回造化亦未知其於爻象果何如緣此

爻辭乃懸空設象人各以意求之耳其餘紛紛尤更

各出惟蔡節齋謂五與初無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

杞包在地之瓜惟當自蓄其德以待之其有隕墜乃

出於天非人所能為也雖未必然於爻義差近姑録

之以俟知者

萃卦

萃亨

程朱皆以亨為衍字盖以彖文不及亨字而下文又有利見大人亨也鄒氏曰萃者聚也民富物阜財力有餘之時也萃則亨矣然則依經文於萃之下有亨字亦未嘗不可也

孚乃利用禴

程傳發至誠不事外飾之義甚備然此句語脉自有兩節蔡云未孚而用禴有簡薄之嫌必待其交孚而後用鄒云用禴在既孚之後愚按二說於經文為順

蓋九二剛明之臣應六五柔順之君當升之時理當然也

困卦

初六臀困于株木

程傳謂無所庇而不得安其居朱云臀在株木上不

安可知視程尤徑

九二困于酒食

古註云以陽居陰謙以待物物莫不至不勝豐衍故曰困于酒食是言困于酒食之多也程傳謂酒食所以施惠二以剛處困未得施其惠是言困于酒食之少也愚按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是九二乃好爻初無困吝不足之意古註之説為順若程説則又成一義矣朱以困于酒食為厭飫之意此足以發古註

之末及也

朱紱赤紱

程以朱紱君之服九二上承九五之君故云朱紱方來赤紱臣之服九五下應九二之臣而上下皆為柔所揜故曰困于赤紱晦庵非其説然蔡出於朱亦祖程説蓋晦庵亦未有他説以過之而二爻相形程説已明也合且從程

井卦

木上有水井

程傳謂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晦庵謂其象只取巽入之義若如汲水器之說則與後面羸其瓶之義不合木上有水者津潤上行露水直至樹末此即木上有水之義却汲上供人食用愚按此義當從晦庵蓋古以瓶汲程傳出近世見近世以木桶汲泉而云木爾往歲有沈計議雄飛說井底須置木板以隔泥汚而木板終不朽今作井者皆然自謂

此可明木上有水為井之說愚恐亦據目今所見言之未必古人皆然亦未必作易者以此取義也

君子以勞民勸相

程傳云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愚按相字合作去聲其義為助若如程傳勸之使相助則是相字合作平聲而其下又添助字以足其義而相乃歇後字耳且於木上有水之義似無相

關竊意上下之情本以勢隔君子觀井之象勞徠其

民而勸勉之相助之使得上通有如汲引盖取井之義云爾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程傳云有才未得用如井潔不見食既以不得食為惻豈免有求故求王明而受福晦庵云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並受其福也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為惻愚按朱說於為我

心惻之義甚明蓋為我者指他人言之也合從朱說

臨川鄒氏釋行惻之義亦與朱說暗合古為徐氏云

求王明者豈九三自求上哉惻之者為之求矣此義

亦足以發

六四井甃无咎

程朱皆謂六四以柔居大臣之位才弱不能濟物故

取修井為象是矣鄒氏曰甃所以禦惡而潔井徐氏

曰此在井壁恐有井谷之處因勉以井甃无咎愚按

二説可裨程朱之細故録之

上六井収勿幕

自古註以及程朱諸家皆以上六處井之極水已出井故曰井収収者汲取也収亦作去聲臨川王氏專主収作去聲云古者以収名冠以収髪為義井収者井口之臼亦一井之體収於此也掘井及泉渫之使清甃之使固自下而上至於井収則井之功畢矣井甃者所以禦惡於内井収者所以禦惡於外収以禦

惡而非杜人之汲也故禁之使勿幕按此說異衆雖未必然而於事情為切故録之以俟後來者詳焉審如其說則幕者即以井収而覆井之名非幕帟之幕世亦未有以幕施於井者也

革卦

水火相息

馬云息滅也程朱皆從之蔡節齋本王弼注以為生息之息不知水火不能相生也程云物止而後有生

朱云滅息而後生息其推演已明蓋生息又自息滅而始也此章本旨正為滅息之息

鼎卦

正位凝命

伊川以命為命令之命晦庵以命為天命之命合從晦庵

震卦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程傳主長子言之云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臨川鄒氏曰天子廵狩親征諸侯朝覲會同皆世子主祭震為長子故此卦以君出子在為言不雜君父共國時也愚按此說釋程傳之意為明晦菴云出謂繼世而主祭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古註往則无應來則乘剛皆危也處震之時而得尊位乃有事之機也而懼往來將喪其事故曰億无喪

有事也程云往來皆危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无喪失其所有之事所有之事謂中德朱云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故无所喪而能有事愚按三說相近至朱而愈精鄒氏云剛動二隂之下欲以威加者也初九一震六二喪貝勢則然也九四之震泥矣五自億度知其无能為也吾之所有事者可无喪焉故曰億无喪有事五之柔中能勝天下之剛其事在此象曰其事在中大无喪也謂之大見其必

无喪也此説似足以輔前説以无喪關二之喪貝而
言故録之

艮卦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兩艮各止其所諸爻皆無相應晦庵語云這箇卦各
是一箇物不相秋采内不見已是内卦外不見人是
外卦兩卦各自去愚按艮卦本旨恐不過如此所謂
艮其背不獲其身背後自不見其身也行其庭不見

其人者相背亦不見人也靜止之義理無窮固皆在其中矣

漸卦

山上有木漸

程以山上有木其高有因為漸晦庵謂木漸長則山漸高似勝有因之說矣鄭云山上有木止於下而漸於上者也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豈一朝一夕而遽致其高大哉似於文義尤切

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

程以儀為儀法恐儀法非可于鴻而言朱以儀為羽旄之飾或疑亦未當于其飛翔而言古註云峨峨清遠儀可貴也似得飛翔雲路之意然朱之説於可用字為切合古註與朱説參之氣象斯可見

巽卦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程朱皆以牀為人之所安巽在牀下為過所安有不安之意程以史巫為通其誠意誠則吉朱以為竭誠

於祭祀之占鄒氏云牀尊者之所據也巽在牀下則其屈已已甚屈於人者非怯則諂皆不免有咎惟用之於史巫則吉而无咎盖祝史通人意於鬼神巫以鬼神之意告于人皆交於神者交神豈容詐哉是以雖尚口而巽紛然其多不過通其誠意故得無咎蔡云史巫皆善口舌紛若丁寧煩悉之意巽過乎實惟用於史巫則吉徐古為云史巫達其甲下之忱不厭其忉怛之意其説亦與鄒氏合此可貫通一爻之意

合從鄒説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程傳謂六四乗承皆剛宜有悔而悔亡者如田獲三品遍及上下也晦菴謂此説牽強且當闕疑臨川鄒氏曰惟悔亡然後田獲三品也巽若無能為者易於有悔六四得巽之正非巽懦無立者故悔亡田以講武且除苗害興事之大者田而有獲則為有功故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愚按此説與象辭相應故録之

以俟知者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蔡氏曰十干自甲至己為陽陽主生甲於時為春自庚至癸為陰陰主成庚於時為秋先庚三日丁也丁者丁寧之義後庚三日癸也癸者揆度之義鄭氏曰蠱卦先甲後甲此創始之事也記曰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故甲以創始為義巽卦先庚後庚此變更之事也漢志曰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故庚以變更為義愚

按晦庵已發此義而二家可輔其說故録之

渙卦

六三渙其躬无悔六四渙其羣元吉

程云六三止於其身可以无悔朱云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已之象能散其私以得无悔程云六四天下渙散而能使羣聚可謂元吉朱云如程說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祖老蘇之說謂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渙散之時各相朋黨惟六四能

渙小人之私羣下文渙有邱則混而為一之義也愚按文義皆似朱説為順又六三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與朱氏散其私相合若如程説則於志在外之語不協矣

渙王居无咎

程以九五能渙汗大號居王位為稱而无咎朱以為散其積聚愚按六三六四曰渙其躬渙其羣其者有所指而散之故朱説為順此爻乃渙汗大號之下獨

言王居不成文故再提卦名渙字曰渙王居者言九五渙之君位也故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似無散積聚之意且合從程説

節卦

苦節貞凶

程云固守則凶朱云雖得正而不免於凶愚按卦辭云苦節不可貞則程説本經意也

未濟卦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程傳謂上九剛明之極居未濟之極當樂天順命飲

酒自樂若耽樂過禮至濡其首如是則於孚為有失

也朱本義云剛明居未濟之極時未可有為而自信

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

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臨川鄒氏曰既

濟之極入於未濟未濟之極反於既濟上九以剛明

處之天下之事可以濟矣雖飲酒宴樂信乎其无復

灾咎也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若懐其宴安沈湎无

度則又將入於未濟而飲酒之樂信乎其失之也故

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易六十四卦以未濟終之未濟

六爻又以飲酒濡首終之此易之為道懼以終始歟

愚按此章雖晦庵亦疑其難説今鄒説於經文似明

須謹録之以俟知者問焉濡其首冒上文飲酒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之變化見矣

晦庵云天尊地卑一截是說造化實體乾坤定矣一截是說易書臨川王氏曰此言易書未作以前之易雖未有乾坤之卦自天尊地卑而乾坤已定此言自然之易

剛柔相摩以下

晦庵謂此言易卦之變化南軒謂易所以斡旋造化之閒者王氏謂言自然之八卦

乾知大始云云

王氏謂此言乾坤以造化之用付之六子而其所自處者甚易簡也

易則易知云云

晦庵謂此言人法乾坤之道

聖人設卦觀象以下

王氏云前言易書之未作此言易書之既作也晦庵云此言聖人作易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云云

此言君子學易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云云

此言君子用易

彖者言乎象者也之各指其所之

晦庵云此章釋爻辭之通例王氏云此因前之義而言聖人設卦繫辭學者觀變玩占之要也

易與天地準之神無方而易無體

王氏云前言易之書此言易之道晦庵曰此章言易

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仰觀以下窮理之事與天地
相似以下盡性之事範圍天地以下至命之事範圍
天地之化而不過所謂裁成之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之君子之道鮮矣
愚意此言道原於天而賦於人
顯諸仁之陰陽不測之謂神
愚意此言造化寓之易顯仁藏用盛德大業皆指造
化而言造化之生生不窮者即是易易之成象者即

是乾效法於乾者即是坤自此言易之卜筮妙用處
夫易廣矣大矣之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賛易道之廣大至德晦庵指為在人之至德楊氏
鄒氏皆云中庸之至德惟伊川云乾坤易簡之功乃
至善之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之道義之門
鄒氏云此章言聖人體易之道而與天地相似易與
天地同出而聖人獨得其要成性存存南軒云因其

存而存之晦庵云成性本成之性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之盜之招也

王氏云此言聖人推其所獨見者立象生爻使天下皆有所見而得以善其言動也舉鶴鳴在陰以下七爻晦庵曰此下七爻則其例也○賾幽深也諸家皆然晦庵獨以為雜亂盖以下文云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故以為雜亂然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至

賾而擬諸其形容則是幽深之理難見而聖人獨能見之也擬諸形容使幽深者可見而人皆得見之也若曰雜亂則人皆得見何必聖人凡雜亂者具有形質何得擬諸形容如以惡字非所以言幽深則凡易象所以形容其幽深者若載鬼一車之類甚多聖人假象以明理自不見其可惡耳合從伊川及諸家之說以賾為幽深且與經文探賾索隱之意合

大衍之數五十之可與祐神矣

晦庵移天一地二五句加其前而下粘其闕

所為毋合為一章云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

揲蓍求卦之法蔡節齋亦移天一地二為章首於理

甚順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章言易之神主蓍龜而言所云無思而為者亦言

蓍龜無心而能應或者因以為人不可有思者誤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之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章言易之用亦主蓍龜而言

易曰自天祐之之無不利也

此釋大有上九之爻古以屬之前章本義屬之後章云恐是錯簡王氏曰疑在下繫諸爻之後

子曰書不盡言之鼓之舞之以盡神

此言聖人作易

乾坤其易之緼耶之或幾乎息矣

晦庵言是陰陽卦畫王氏云此言自有天地已有易

易與天地相無窮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之事業

王云此言聖人用易致治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存乎德行

晦庵此言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

明之者在德

繫辭下

八卦成列之禁民為非曰義

晦庵曰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又云天地之大德以下乃各自說去王氏云此言聖人以仁義參天地而全其生生之用也

古者包犧氏之蓋取諸夬

晦庵曰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王氏曰言聖人居大寶之位然後能用易以致利於天下

蓋取諸益

晦庵云蓋字乃模樣是恁地又云亦曰其大意云讀

漢書所謂獲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王氏曰取諸益之類當時未有是卦蓋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且以益言之雖未有益卦而已有巽與震矣合震巽則為益蓋取云者夫子知前聖之心而言之也愚恐夫子言於已有六十四卦之後若曰古人制其器合於今日某卦之理蓋取者推其理云耳

是故易者象也立心勿恒凶之

此章言爻象之動而舉爻以明之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之以明失得之報

晦庵曰繫辭自此以下皆難說本義亦畧矣愚按自此以下張南軒蔡節齋之觧多分曉王氏之觧亦足以輔之然終當以晦庵闕疑之義為主難質言也

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此晦庵疑其有誤者也南軒曰行健為乾之類當其名也名既當則剛柔之物辨矣言天下至賾之類正其言也言既正則辭之所指者可斷矣蔡曰開為事

物萬殊開而當名也乾馬坤牛之類辨物也利貞之類正言也吉凶之類斷辭也易書備於此也王曰聖人作易所以開明未悟者名舉其當言舉其正所以開明之也未形之物不可辨必以名之已立者辨之是謂當名未然之辭不可斷必以言之已驗者斷之是謂正言愚按南軒以兩項各相因蔡説以當名辨物正言斷辭作四項王作兩項未知孰是姑以晦菴所未解而録之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亦晦庵所不解者也蔡曰因民疑貳未決而易入之時以濟其善行明著其失得之報失得謂吉凶也王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民行之所以不能自濟者以其不知吉凶之所在而疑貳之心交戰也聖人作易使知所為之失者其報必凶所為之得者其報必吉懲其失而矯之者雖凶亦吉恃其得而忽之者雖吉亦凶以此濟民行也

易之興也之巽以行權

晦庵曰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之道不虛行

王言此章言易書所以載道非其人則不自行也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

晦庵曰此句未詳疑有脫誤蔡曰出謂爻自内而往

入謂爻自外而來以度謂出入皆有節度外内使知

懼如夬之變乾出外而知懼也如剥之變復入内而

知懼也王曰下卦為內上卦為外自內之外為出自外之內為入卦示人以出入之道使人知所懼也

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

晦庵曰上文既云不可為典要下文又云既有典常都不可曉愚恐上文言易道之變遷故曰不可為典要下文言人能率其卦爻之辭而揆度其事情所向之方則既有典常矣上主在易而言未定者也下主在人而言得占而已定者也未知然否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之其剛勝耶

此章言六爻之不同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晦庵云曉不得説一箇噫字都不成文章蔡曰雜物撰德雜陰陽二物以為德也辨是與非辨其德之是非也得位則吉失位則凶要之以此則可知其是與非也王曰合於理者為是是之應為存為吉乖於理

者為非非之應為亡為凶不必至於存亡吉凶而後知辨是與非則居可知矣居可知者若曰可坐而知也聖人所以歎之曰噫

易之書也廣大悉備之吉凶生焉

此言六爻之道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之易之道也

言文王繫易多述憂危之事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之其辭屈

此章皆從乾坤簡易發意王氏逐節解之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朱曰侯之二字衍文蔡本徑去侯之二字而以說諸心研諸慮並言愚按王弼畧例亦曰說諸心研諸慮則侯之二字為衍文明矣但當仍古本而讀者自以義理省此二字而讀之可也古本元有此二字而去之不可也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之至於命

此章言蓍卦爻義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晦庵解能贊化育天下和平而蓍生蔡氏曰神明蓋渾然未形者聖人幽而贊之則知有槩然之理故大衍之蓍所由以生王氏曰蓍神物也天地生其形聖人生其法方其蓍法之未生則蓍之為物特庶草之一耳豈知其為神明也哉天地神明不能與人接聖

人幽有以賛之而傳其命於是起大衍之數愚按晦庵説極簡明但此章正言聖人用蓍恐未必説到蓍未生前聖人賛化而致蓍生之事故又録蔡王二説以參之

倚數

晦庵以為揲蓍時依倚在這裏蔡云依也數依乎天地王云數無常用人倚之而有所託焉愚按若如蔡説既參之兩之而又倚之恐於天地上意重合從晦

庵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晦庵謂此聖人作易之極功止就易上說凡就人上說者借之也諸家多同蓋經旨如此

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之六位而成章

此章言易之六爻蓋兼三才而皆所以順性命之理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先說也

天地定位者天尊而上地卑而下其位一定而不可

易易取其象於卦為乾坤凡二者為天地之氣之統宗譬之父母雖若無所施為實主宰乎一家而居其尊者也山澤通氣者山澤一高一下水脉灌輸而其氣實相通通之為言貫也易取其象於卦為艮兌雷風相薄者雷風一迅一烈氣勢翕合而其形實相薄薄之為言逼也易取其象於卦為震巽水火不相射者水火一寒一熱宜若相息滅而下然上沸以成既濟之功乃不相射不相射者言不如射者之相射音石

害也易取其象於卦為坎離凡六者皆天地之氣之為譬如六子迭相運用而悉出於父母者也聖人設此章以釋八卦之義似不過如此而已歴漢唐以至本朝伊洛諸儒未有外此而他為之説者惟邵康節得陳希夷數學創為先天之圖移易卦之離南坎北為乾南坤北曰此取易之天地定位也然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則離南坎北經有明文矣天地定位於經未嘗明言其為

南北也何以知其此為先天之卦位言徒以卦言位或彼或此猶固未可知今以事理之實可見者考之則風一從南即盎然以温風一從北即冷然以寒南方屬夏其熱如此北方屬冬其凍如此離南坎北信乎其如今易經之言矣康節移之以位乾坤將何所驗以為信耶康節既移乾坤以南北又移艮以居西北移兌以居東南曰此取易之山澤通氣也然易曰艮東北之卦也又曰兌正秋也則艮居東北兌居正

西經有明文矣若山澤通氣特言其通氣而已於經未嘗明言艮為西北兌為東南也康節何所考而指此為先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實而考之山必資乎澤澤必出於山其氣相通無往不然豈必卦位與之相對而後氣可相通耶康節既移東北之艮於西北遂移震於東北而移巽於西南曰取易之雷風相薄也然易曰震東方也又曰巽東南也則震居東方巽居東南經有明文矣若雷風相薄特言其相薄而已

於經未嘗明言震為東北巽為西南也康節何所考而指此為先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實考之震惟居正東巽惟居東南逼近而合故言相薄若逺而相對安得相薄而東北為寅時方正月又豈雷發之時耶康節既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乃移離於正東移坎於正西曰取易之水火不相射也然南方為離北方為坎經文萬世不磨若水火不相射特言其性相反而用則相資耳於經未嘗明言離為東方之卦坎為

西方之卦也康節又何所考而指此為先天之卦位
説者雖指火為日遂以離為東指水為月遂以坎為
西然按説卦先言離為火然後言離為日獨言坎為
水而未嘗言坎為月盖日乃太陽之精非特可以離
言月乃太陰之精非特可以坎言月雖陰而其出必
於東日雖陽而其没必於西周流運轉晝夜不停非
若水火之定位於一方者比也又可借日月以代水
火為言耶易畫於伏羲演於文王繫於孔子傳之天

下萬世惟此一易而已未聞有先天後天之分也雖曰未有天地已有此理然而作易始於伏羲不言先天康節特托易以言數諸儒未有以此而言易者也晦庵以理學集諸儒之大成原聖人因卜筮而作易始兼以康節之說而詳之若據門人所録語類乃因康節之先天而反有疑於文王孔子之易及有疑於伊川之易傳且有疑於易經此章八卦之位然按晦庵先生答王子合書明言康節言伏羲卦位近於穿

鑿附會且當闕之以此槩彼門人所録其一時之言耶抑録之者未必盡當時之真耶葢易所言者道而康節所言先天者數也康節雖賢不先於文王孔子也康節欲傳伊川以數學伊川堅不從則不可以其數學而反疑伊川之易學又可知也學者且當以晦庵親荅王子合之言為正毋以門人記録晦庵之言為疑

語録云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文王八卦有些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或者謂此因康節先天而

不能無疑於文王者也又曰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槩各就他要說處便說或者謂此因康節先天而不能無疑於孔子者也又曰程子之意八卦上疊成六十四卦與邵子說誠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及問之或者謂此因康節先天而不能無疑於伊川者也又曰易言齊乎巽不可曉曰坤在西南不成東北方無地曰乾西北亦不可曉如何陰陽來此相薄曰西方肅殺之氣如何言萬物之所說或者謂此因康節先天而不能無疑於易繫所言之八卦也凡皆門人之所錄非出於晦庵之成書未知然否

乾為馬之兊為羊

南軒節齋說甚詳明晦庵云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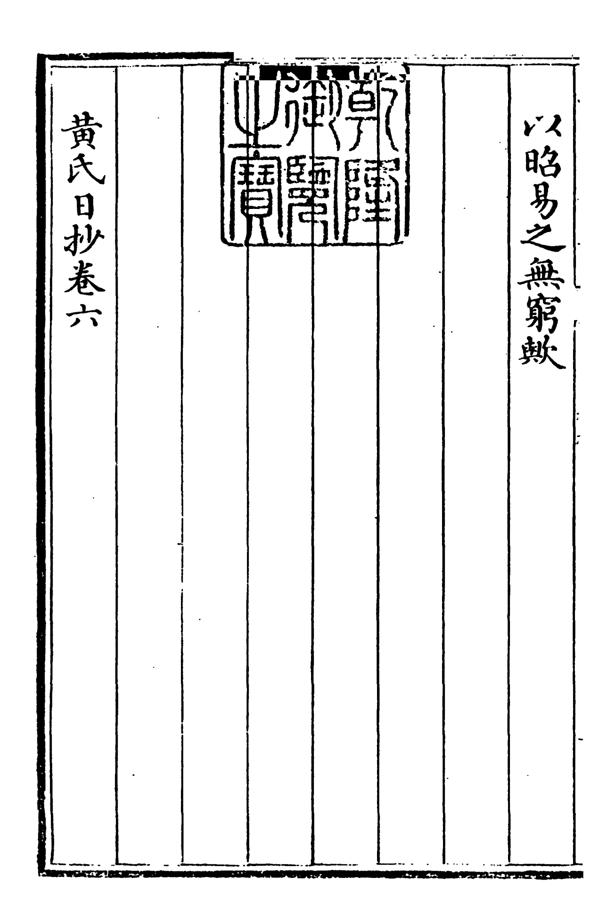
多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愚恐此是古者占卜之雜象如今卦影然每卦各有不一之象占得其象者即知為其卦故於每卦總言之未知然否

序卦

此言易之序不待注釋本文已明

雜卦

王氏曰序卦先後有倫雜卦則揉雜衆卦以暢無窮之用愚按序卦之後有雜卦猶既濟之後有未濟所


以昭易之無窮歟

黃氏日抄卷六